



● 石达开辅政

● 黑犬复仇记

挟剑惊风录

群益堂

5

挟剑惊风录

本社编

群益堂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七二一八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6.25印张 190000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500

ISBN 7-80540-032-6

I·28

定价：1.85元



8

内 容 介 绍

石达开辅政……………王有华（1）

记述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
抒写一代英雄的坎坷生涯

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一员骁勇战将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。他带领十万大军单独行动，远征四川，最后兵败被杀。引起他“单独行动”的原因固然很多，但直接原因是什么？请看石达开在天京辅政的一段经历：石达开的虑心、才干，洪氏集团的压制、激逼……是是非非，读者自然会从中体味出来。

挟剑惊风录……………杨 鹏（44）

长载青史英雄颂
彪炳千秋正气歌

“江南神童、云间才子”夏完淳，惨遭清政府的杀害，牺牲时，他刚十七岁。这位与史可法齐名的民族英雄，他那浸润着血与泪的坎坷经历、交织着血与火的戎马生涯，闪烁着璀璨光芒的亮节高风，构成了这篇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，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黑犬复仇记……………刘伟新（91）

诸侯大战，帝相遭寒浞杀戮
老仆献策，世子用黑犬复仇

公元前二〇五〇年，寒浞父子杀死了夏禹王的四世孙帝相，篡夺了王位，二十年后，夏后相之子少康在其仆臣汝艾的帮助下，用奇谋除掉寒浞父子，结束了寒王朝的残暴统治。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少康中兴时期。



石达开辅政

王有华



京的仪式。

刑场就设在天王府前的广场上，广场中央有一座高台，这高台原是东王杨秀清的阅兵台，今天，它却成了监斩台。担任这次行刑的监斩官是新任天国刑部尚书莫仕嘏。

已牌时分，莫仕嘏登上了监斩台。他身材不高，但很结实，黑黑的皮肤，浓浓的眉毛，眉宇间深深的“川”字纹里，凝聚着冷冷的杀气。他的左眼在战争中致残，官员们都称他“莫瞎子”。由于惯于夜间伏案，仅有一只眼睛里总是布满着血丝。大概是大量消耗心血的原因吧，三十八九岁的人，看上去却要比他实际年龄大得多，那拖在胸前的两缕长发里，已经夹着根根白发。他穿一件老黄色的长衫和一双黑布云靴，倒是显得有一点和蔼可亲。

莫仕嘏上了监斩台，坐到一张铺着黄色坐褥的太师椅上，冷冷地向刑场及其四周环顾了一眼，发现前来观刑的百姓寥寥无几。他微微皱起了眉头，脸色也显得更加阴沉了。他很清楚，百姓不敢前来观刑，是因为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还记忆犹新。

两个月前，天王洪秀全见韦昌辉杀害杨秀清以后，又不分青红皂白，乱杀杨秀清之余部及东府文武，就派人劝阻韦昌辉停止滥杀。韦昌辉拒绝天王劝阻，继续杀戮。洪秀全不得不下诏惩处韦昌辉及其同党秦日纲，罚他俩受鞭刑四百。韦昌辉见天王的谕旨中有一句“杨氏部下官兵之余生者，皆前往观北王受刑”的文字，觉得有机可趁，与秦日纲密谋策划了一条毒计。当时，行刑台上，韦、秦二人确实在承受鞭打，但刑场外面，却埋伏了阴谋者的

为时两个多月的内乱已经过去十多天了，掀起祸乱的罪魁祸首韦昌辉已经伏诛。可是，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，却依然是一目劫后的景象。秦淮河里漂浮着的在内乱中遇难将领的残肢、尸骸，经观音门缓缓流入长江；城内交战的壁垒还没有拆除，上面的弹痕和血迹还十分清晰，那草草填了些土的壕沟里，还散发着阵阵血的腥气和腐尸的臭味；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，他们的脸上不见一丝笑容，集市上虽然也有人设摊小卖，但小贩们还不敢高声地招揽生意，人们的交谈是低声的、短促的——

恐怖的气氛还弥漫在京城上空，还笼罩在人们的心上……

太平天国六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即公元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奉诏回京辅政的日子。

这一天，天京城里非但没有一点迎接石达开回京的迹象，相反，当石达开一行于夜半由宁国大营向天京进发时，京城已经戒备森严，大街的两侧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，到处是穿着“天国刑部”号衣的太平军士兵。士兵们的脸色和他们肩上铺着的白霜一样，冰冷冰冷的，眼睛里流露着逼人的杀气……天京城里近日来少许缓和了一点的气氛，突然又变得紧张了起来。原来，今天虽是石达开回京的日子，同时又是处决韦昌辉的死党秦日纲及原韦、秦两府文武官员的日子。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，很显然，一定是有人故意用这种方式来作为迎接翼王回

千军万马。当杨氏部下官兵之余生者被诱卸下军械而进入刑场后，屠杀旋即开始。刑场上顿时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，六千余名杨部余生官兵和前来观刑的百姓，通通被纳入血海之中，连老弱妇幼也无一幸免。所以，今日秦日纲伏诛，百姓几乎无人敢来观刑了。

望着刑场四周冷落的景象，莫仕葵垂下了眼皮。他沉吟了一会，这才命令将犯人押上刑场。

一声令下，百余名犯人，从刑场西北角的一间大屋里被押了出来，其中还有二十几名年青女子。犯人一律被剥去上衣，反绑着两手，背后插着一根两尺多长的亡命牌子，牌子上写着犯人的被朱笔圈过的姓名，他们的罪由都是“韦妖死党”，罪由上分别写着斩决、分尸、凌迟及点天灯的字样。

犯人进入刑场后，在押解士兵的吆喝声中，全部面朝天王府跪成一排。当第一声刑炮响起，行刑手们开始现场磨刀，几十匹为分尸用的刑马被牵上了刑场，刑场上顿时响起了“霍霍”的磨刀声，刑马“呼噜呼噜”的响鼻声，还有犯人中发出的时断时续的抽泣声和含糊不清的叫骂声……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刑场的上空。

这时，在天王府的城楼上，还坐着三个观刑的人。一个是洪秀全的长兄洪仁发，一个是次兄洪仁达，另一个则是赞天义蒙得恩。他们是洪秀全在“杨韦事件”后，临时起用的佐政大臣，也是今日京城紧张气氛的制造者。

刑场上的情景似乎并没有引起蒙得恩和洪仁发的兴趣，他俩正在悄悄地交谈着。从两人言谈间不时流露出神秘的表情上看，他们的话题十有八九是有关石达开回京辅政的事。

国宗①洪仁达都无暇参与他们的谈话，此时，他伸着两腿，懒懒地靠在宽大的座椅里，用独筒望远镜在望着刑场。在他的座椅旁，站着三十岁左右的个子不高的人，这个人名叫苏衣点，是洪仁达国宗衙的协理。

苏衣点精明、聪慧、善于心计，是洪仁达的贴心谋士。他瞟了一眼洪仁达，又望了望刑场，就知道，此时，透过高倍的放大镜片映进洪仁达眼帘的，不是刑场四周一目冷落的景象，也不是监斩台上显得有点焦虑不安的莫仕葵，而是那些女性犯人袒露的胸脯。

苏衣点的判断是准确的，洪仁达的望远镜在二十几名女犯的身上来回的移动着。这时，有一个女犯，大概是跑得有点腰酸腿疼的，她直了直腰，艰

难地移动着触地的双膝。就在她略一仰首的一瞬间，她的一张俊俏、秀美的脸蛋，一副憔悴中依然透出几分魅力的容貌，被洪仁达的一对邪恶的目光套住了。他的精神为之一振，从座位上欠起身子，将望远镜递给苏衣点，说：“点子，想不到韦妖府中还有如此叫人心痒的美人。”当苏衣点放下望远镜时，他又迫不及待地，说：“你可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？”

苏衣点将望远镜递给洪仁达，说：“是那排女犯中顺数第七个。”

洪仁达猛地一拍大腿，竖起拇指说：“好眼力，点子，这就叫英雄所见……下面是什么话？”

“大人，”苏衣点在洪仁达的耳边低声地说，“那个女犯本不是韦府的人。”

“你认识她？”

“她叫柳善娘，今年一十九岁，是绣锦衙的画士。四个月前，韦府刷新，她是去画壁画的。”苏衣点答道。

“你小子怎么知道得如此精细？”洪仁达的眼里滚动着一丝羡慕的神色。

苏衣点说：“卑职在依附大人之前，曾在翼王的府中供职，时值柳善娘在石府画壁画，故得以略知一二。”

洪仁达斜着眼望着苏衣点，说：“石达开不是坐怀不乱的人，象柳善娘这样的美人，他会不动心思？”

苏衣点的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，他压低着嗓音说：“大人所言极是，当时卑职也曾风闻，好象翼王是曾倾心于她，只是不知出于何种缘故给耽误的。”

洪仁达饶有兴趣地听完了苏衣点津津有味的叙述以后，他陷入沉思。

善于察言观色的苏衣点，一眼便窥透了他的主人沉默的原因，忙说：“大人，容卑职直言，柳善娘既不是韦妖作乱的同谋，又不是韦府之官员，可否免其一死，让她到大人衙里供职。”

“好，”洪仁达瞥了刑场一眼，说：“去和莫瞎子打个招呼，就说本国宗说的，要他把柳善娘放了。”

“大人。”苏衣点的眼珠转溜了一下，说，

① 太平天国时期各王兄弟的称谓。无职守者为闲散国宗，官阶约与侯爵相等；督军出战或出任地方长官者，加提督军衔。

“这样一来太显露了，恐易招惹流言蜚语。”

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洪仁达脸色一沉。

“依卑职之愚见，不如把所有在韦府作画的画士通通放了。”

“不错，这个点子出得好。”洪仁达又笑容满面了，“去吧，事成之后，老子有重赏。”

“谢大人。”

苏衣点返身下了城楼。

二

近午时分，刑场上响起了第二声刑炮，这是准备行刑的号令。刑场上顿时一片骚乱，士兵们有的解开“分尸”犯人的绳索，将他们的头和四肢分别系在五匹刑马上；有的用长的白布在裹着“点天灯”的犯人；有的将“凌迟”犯人捆到刑柱上；有的将“斩决”犯人提到指定行刑的地点，几名刑部的官员，捧着待决犯人的名册，履行着“验明正身”的手续，行刑手们也都各就各位……行刑的准备工作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望着这行将动刑的场面，监斩官有点坐立不安了。他最清楚，刑场上百十名待决犯人中，除秦日纲及少数几个韦、秦死党外，余者皆是被殃及之池鱼，只要第三声刑炮一响，他们将含冤倒在血泊之中。所以，他在终审定罪时，曾上奏天王洪秀全，要求待石达开回京后再处决这些犯人。也不知为什么，洪秀全却下旨委命他的两个哥哥和蒙得恩，责成刑部立即处决“韦秦死党”。由于事起突兀，莫仕燮只得连夜派流星快马向石达开求援。他深信石达开会想办法解救无辜的。可是，眼看行刑时间将到，救星却没有从天而降，他怎么不心急如焚呢？

就在莫仕燮如坐针毡之际，一匹战马风一样地卷进了刑场，刮到了监斩台下。马上的官员翻身跳下浑身是汗的战马，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监斩台。莫仕燮一见，也“呼”地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上前一步迎住汗流满面的官员，从官员手接过了翼王石达开给他的扎谕。

扎谕上写着：

通军主将翼王石钧谕

刑部尚书莫知之：

接天王诏旨，本千岁正在回京途中。得悉尔部于今日以极刑处决秦妖及原韦、秦两府之文武，不胜惶恐。今值大乱之后，人

心未定，合朝上下无不心有余悸，为稳定大局计，当以宽刑为尚，杀必当罪，切切莫株连无辜。秦妖恶贯满盈，乃十恶不赦之罪魁，但仍勿以点天灯之极刑处置为宜，余者一律缢诛，监候复审。谕此

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二十二日。

看完了，但莫仕燮的目光却依然停留在扎谕上。他发觉到，谕示虽然措词婉转，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夺人的气势；谕文既没有奏请天王旨准的意思，也没有提及奉旨责成刑部办案的三位佐政大臣的姓名……他觉得事情十分棘手，如果遵谕行事，恐有累于翼王，倘若去企求蒙得恩和二王兄的允准的话，那简直是与虎谋皮。他已从种种迹象中悟出了选择在石达开回京的日子大开杀戒的奥妙：显然三位佐政大臣的精心安排，其用心无非是树名立威，借以和回京辅政的石达开分庭抗礼而已。那么，舍此又有何良策呢？莫仕燮进退失据，一筹莫展，他感到胸口发闷，太阳穴隐隐作胀……这时，他的卫兵前来通报，说国宗协理苏衣点求见。莫仕燮的心里隐隐一动：“他来干什么？是洪氏兄弟发现有快马闯入刑场而命其前来窥探的吗？不象，他来的快了一点。那是为什么呢……”一时间难以判断，于是，他吩咐传见苏衣点。

苏衣点来到监斩台上，向莫仕燮躬身施礼，说：“给尚书大人请安！”

莫仕燮略一抬手示意免礼，问道：“苏协理有何公干啦？”

苏衣点小声地说：“国宗大人刚刚得悉，今场上待决犯人中，有一些既不是韦、秦兴兵作乱的同谋，又不是原韦、秦两府的从属官员，而是些罪外之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故意停住话，想看看莫仕燮的反应再说。

莫仕燮是掌理刑部事务的人，可谓精干敏悟，苏衣点话虽没有完，其意却已昭然。他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起来，下意识地向着刑场上的女犯瞟了一眼，瞬间，一条将计就计，以洪仁达为挡风墙的办法便油然而生。为了迫使苏衣点就范，他故意做出副默然沉思的样子，神情庄重。

苏衣点见莫仕燮沉吟不语，以为他是处在两难之中，既想严于职守，又怕结怨于洪仁达。于是，他喊了声“莫大人”，又近前一步，小声地说：“大人新任刑官，初握杀柄，稍一不慎，刀下便冤鬼成群。况且，大人夙以公正廉明闻名于朝野，可谓英名昭著。倘如……”

“苏协理，”莫仕睽见时机已到，便打断了他的话头，说：“时间紧迫，请不妨直言，你刚才所言的‘罪外之人’，都是哪些人？”

“是绣锦衙在韦府作画的画士。”苏衣点说完，退后一步，站立在莫仕睽座椅的右侧。

“国宗大人的意思是要放人？”

“国宗大人可是炙手可热之人啦。”

莫仕睽厌恶地瞥了苏衣点一眼，又示意他走近一点，问道：“国宗大人可是春心萌发？”

苏衣点微微一笑，答道：“大人明鉴。”

莫仕睽用关切的语气说：“协理可曾为国宗大人设身处地想过，此事一旦张扬出去，洪大人有何妙计可抵御流言中伤？朝野上下皆会交相议论：绣锦衙在韦府的画士既是‘罪外之人’，这典木衙在韦府的匠人何以竟无一入获释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苏衣点被问得张口结舌，他的喉珠转溜了几下，舌头就又翻动起来：“此事如何处置为善，仰望大人赐教。”

莫仕睽手理长发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为堵流言计，本官以为，除秦妖一人仍按律正法外，余者且收监复审。若如此，协理欲为国宗效劳之事，也便有周旋之余地了。”

至此，苏衣点如迷梦初醒，发现自己已被诱人圈套，但此时此地却不便抗争，所以他口头上连连称赞“此计甚妥”，暗地里却把牙咬得“格格”直响，他默默地立下誓言，要报莫仕睽“趁火打劫”之仇。

莫仕睽也发现苏衣点的一对转溜溜的眼睛里滚动着的虚伪的神色，他陡然一惊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了心头，他将随着石达开回京辅政所掀起的狂风，卷落到星罗棋布的漩涡之中。

三

莫仕睽处决了秦日纲，心满意得地回到了他的刑部，当他刚刚端起侍卫送来的茶盅时，天王府的承宣官便赶到了，来传他上殿见驾。

莫仕睽一听说天王传他上殿，知道事情有变。他怀着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了天王府。一进朝房，他就感到了一股反常的气氛，朝房里坐满了等候上殿的官员，他们不象往日那样在一起谈天说地，一个个板着脸，默默地坐着。而且，在他步入朝房时，官员们没有一个和他打招呼，只是向他投来了担心、同情，还有幸灾乐祸的目光……莫仕睽

努力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，环顾着朝房里所有的官员，这才发现官员中唯独没有三位佐政大臣的身影。一切再清楚不过了，他今日上朝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说来也怪，此时，他的心情竟然平定了下来，真是此身危处此心安，他背着两手，神态安然地走到一壁壁画前，眯着他的一只眼睛，观赏着五彩缤纷的画面。

这是一壁画着荷花双鹭的壁画，十分生动逼真。从细腻的笔法和艳丽的色彩上看，莫仕睽很快就辨认出这壁画是出自柳善娘的手笔，他禁不住为柳善娘的黄杨厄闰报以重重的一声叹息……

这时，启朝的金鼓响了，朝房内的官员急忙整衣正冠，在女承宣官清脆的唱喏声中，一个个神情肃然地进入朝门。

金龙殿上，天王洪秀全端坐在天王宝座里，由于他身材高大魁伟，宽大的座椅被塞得满满的。他身穿金黄色的绣龙袍，头戴金丝盘龙角帽，两缕长发拖散在胸前，大有一派帝王风度。他的两个哥哥和蒙得恩分立在他的两侧。

登朝文武向天王洪秀全三叩九拜，三呼万岁以后，分文武两班站立在金龙殿的东西两边，殿上顿时鸦雀无声。洪秀全怒容满面，显而易见，这是他在听取三位佐政大员启奏时所留下的神情。他向文武官员扫视了一眼后，一声轻喝打破了殿上的令人屏息的寂静。

“刑部尚书莫仕睽！”

“卑职在。”莫仕睽象是早有准备似的，应声出班，面向洪秀全双膝下跪。

洪秀全狠狠地盯了莫仕睽一眼，冷冷地发问道：“尔身为监斩官，何以竟违抗朕意，监而不斩？”

“启奏天王万岁，卑职安敢违背上意。今监而不斩事，委实皆因国宗大人所敢……”莫仕睽便将洪仁达命协理苏衣点登临监斩台，与他商讨缓诛待决犯人的事，一一奏明，最后他说，“国宗洪仁达乃万岁委以责成卑职监斩韦妖余孽的大臣，卑职安敢不唯命是从。只是为国宗大人日后堵流言计，经与苏协理商定，才将百余名犯人一并收监复审。”

洪秀全听完了莫仕睽的辩白，沉吟了一会，将目光移向洪仁达，问道：“莫仕睽所言实否？”

洪仁达把头一摇，说：“没有此事，他是在赖帐，万岁不要听他瞎说。”

洪秀全又转向蒙得恩，问道：“是时尔亦在场，他二人谁言为真？”

蒙得恩是个善于逢迎的人，他答道：“启奏天王万岁，卑职以为，王次兄如有此事，纵不言告卑职，他总不会连王长兄也不透露二一的，故……”

洪秀全只得又问洪仁发。王长兄讲话有点口吃，他答道：

“启奏万……岁，没……没……有此事。”

“莫仕燮，尔还有辩词否？”

“万岁，卑职所奏，句句是实。”

“尔大胆！”洪秀全猛地一拍座位的扶手，“更秦妖点天灯为斩首也是朕兄之意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莫仕燮真是有口难辩，虽然，他怀中还有石达开的谕令，但他是个有心计之人，对于天王委以一蒙二洪责成刑部办案的良苦用心是十分清楚的，无非是为三人立威立脚，以待与石达开相抗衡。如果此时抛出石达开的谕令，那么这一纸谕文就会化作一道催命符，他将成洪秀全为平衡石达开与一蒙二洪权势策略的牺牲品。于是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更秦妖点天灯为斩首，是卑职所为。”

洪秀全暗暗松了口气，问：“尔该当何罪？”

莫仕燮沉吟不语，他仰面洪秀全，当他含着无限委屈的眼神和洪秀全冷冷的目光相遇时，一种裂心断肠的痛楚从心底涌起，只觉得喉嗓一阵发痒，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。

望着含泪不语的莫仕燮，洪秀全的心也隐隐一动。对于莫仕燮，他是“甚知”的，身为刑部尚书，又是临场监斩之人，怎敢违抗旨意，擅作主张呢？再说，对于他的次兄，则更是了如指掌，“甚知”他是个既无才情又无德行的人。起用他监朝佐政，实在是不得已之举。今大乱之后，朝政急需稳定，唯石达开是个可以起稳定作用的人。但他对石达开却并不信任，他知道石达开在军事上是个了不起的人才，但在政见上却每每与他相撞。可是，除石达开以外，朝中又没有可孚众望之人出来辅政，只得委石达开的重任。只是每当想起杨秀清与韦昌辉的教训时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为了避免权力再度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，又一次形成象杨秀清那样专权挟制的局面，他在委任石达开为首辅的同时，把他的两个目不识丁的兄长也放了出来，为障人耳目，又将善于逢迎的蒙得恩也放了出来做陪衬，以牵制石达开。他知道，这三个人，尤其是他的长、次兄，无功，无智，于军政事务一窍不通。现举用他们，恐众人不服，需要给三个人有所建树才行。于是乎，他又给三个人安排了一个扬名立威的机

会。谁知洪仁达不争气，初政作弊，致局面难堪。眼下该如何办理呢？惩处并无过失的刑部尚书吗？这又违背了天情道理。不作惩处吧？又如何向满朝文武解释呢？几经思索，他终于有了主张，他说：“莫仕燮回奏，尔该当何罪？”

莫仕燮见天王一再催逼，只好说：“卑职瞒天罔上，触犯天条，实属罪不容诛。卑职请旨一死，以儆效尤。”

“朕成全尔一片忠心。”说着，他站了起来，转身进入后宫。

洪秀全如此举动，使全朝震惊，因承宣官还没有叫“退班”，两班文武没有一个敢移步的。

几名彪悍的卫士，将刑部尚书莫仕燮架出了金龙殿，官员们只是面面相觑。洪氏兄弟互换了一个得意的眼神，将目光投向了蒙得恩，却见蒙得恩正聚精会神地想着什么。

蒙得恩今年五十岁，善于察言观色，见风转舵。他见洪秀全在处置莫仕燮时，曾默然了许久，眼下转入后宫，却不言退班，觉得其中定有微妙。于是他搜索枯肠地琢磨着天王的用意……，这时，朝门外响起了一阵鼓声，这是莫仕燮的催命鼓，却又使蒙得恩茅塞顿开。他移步到二洪面前，低语了几句。洪仁达一听，刚要张口，被他的眼神止住了，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哼声。蒙得恩这才转过身，不疾不徐地步入后宫……

不一会，从后宫走出一名女承宣官，叫道：“诏旨下。”

满朝文武，包括二洪在内，全部下跪听诏。

金龙跟上响起了清脆的嗓音：

“天王诏曰：‘莫仕燮擅改刑判，瞒天罔上，触犯天条，本应从严惩办，经发胞、达胞、恩胞为其请旨赦免，朕三思，念其初开刑官，迷踪招罪，免诛，为儆效尤，令其受杖责五十。钦此。’”

官员们照例是山呼万岁。

朝门外响起了行刑手的吆喝声……

四

当莫仕燮被押到朝门外候斩之际，他的一名亲信立即飞马出京，去向石达开告急。在距离天京城十五里处与石达开相遇。石达开闻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不用细问，他就知道莫仕燮招罪的原因。因为时间紧迫，他向他的机要谋士春官又正丞

相①张遂谋和翼殿掌书杨云惠匆匆吩咐了几句话，便带几名卫兵，拍马向天京奔去。

未末时分，石达开一行，风一样地卷进了天京通济门，由通济门达天王府只有四里路，挥鞭之间，石达开的战马便在天王府的天朝门外腾起双蹄，发出一声长嘶，石达开滚鞍下马，将马缰绳扔给了几乎与他同时跳下战马的卫兵，飞快地登上了九级台阶，刚绕过照墙，便撞上了被抬下来的莫仕燮。他急趋几步，抢到担架前，见莫仕燮伏在担架上，轻声地呻吟着。他略微松了口气，莫仕燮还活着。但一看就知道，他刚刚受过杖刑。

石达开手扶担架，连声呼唤着：“燮兄，燮兄……”

莫仕燮闻声扭过头，一见到石达开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：“殿下！”

望着莫仕燮惨白的脸上流露出难以忍受的痛苦神色，石达开眼圈一阵发热，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着：“达开一步来迟，累燮兄委屈了。”

莫仕燮脸上泛起了一丝勉强的笑容，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了：“殿下万勿介意，今卑职受惩，乃苦中有甜也。”

“燮兄，此话何意？”

莫仕燮没有直截回答石达开的问题，却反问道：“殿下可是上朝见驾？”

石达开点了点头。

莫仕燮这才答道：“殿下发出的谕令，卑职早已遵办，只是在驾前没有提及殿下的谕令，望殿下见驾时，莫要提到谕令事。切切。”

石达开才智过人，他从莫仕燮三言两语之中，已明白了一切，他没有以言语作任何表白，只是将莫仕燮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……

石达开年仅二十五岁，他中等身材，形体极其匀称，两道微挑的眉毛，象是两片舒展的柳叶，恰到好处地贴在微微隆起的眉骨上，一对少女一样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里，总是交集着文静、严厉和富于自信的神采，他的嘴生得十分生动，尤其是那很有气质的嘴角，更是给他增添了几分勃勃的英气，给人一种敏悟、刚毅的感觉。他身穿一件剪裁得十分合体的绣着盘龙的杏黄色长衫，头戴金丝盘龙角帽，脚穿一双勾金线的软底云靴，两缕乌黑长发拖散在胸的两侧，越加显得英俊、洒脱，气宇不凡。他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，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谋，颇具见识的军事家。

天王洪秀全接到石达开在朝房等候召见的通报

后，心里很是矛盾。大难过后，原金田首事诸王几乎凋谢殆尽，出于感情，他想亲临朝房去见石达开，但碍于礼制，他又不得不抑制住炽热的情感。他向承宣官望了一眼，正要吩咐宣石达开上殿，蒙得恩却走到他的身边，奏道：

“万岁，翼王千岁此番回京，肩负首辅重任，必有许多机要面奏，依卑职愚见，万岁当以单独召见为好。”

蒙得恩的一句话，提醒了洪秀全，他这才想起刚刚惩罚了莫仕燮，石达开上殿若是提及此事，在满朝文武面前，恐多有不便。他沉吟了一下，吩咐退班，并命承宣官宣召石达开，他要在便殿会见翼王。

石达开跟着一名女承宣官，默默地走进了位于金龙殿一侧的便殿。他一眼就看见了端坐在龙案后面的天王洪秀全。他见洪秀全的脸色已不象往日那样红光满面，人也显见消瘦，一种苦涩的感觉一时竟油然而生……他趋前几步，行跪拜大礼。

洪秀全望着跪拜在案前的石达开，想到他的妻室儿女均惨死在韦、秦之手，此次回京已孑然一身，因而又连想到首事六王也仅剩他俩，一时间百感交集，禁不住也泛起了一丝爱抚之情……他让石达开起身，坐定后，讲了几句动情的话，说完，还一反帝王之态，报以一声动人心弦的叹息。

洪秀全几句体恤入微的话，深深感动了石达开，见驾前，因莫仕燮无端受惩而引起的满腹怨气也烟消云散，他避开个人的不幸，将话题引到国事上。

一提到国事，洪秀全流露出忧虑之情，他不无感伤地说：“韦、秦内乱，创大局伤痕累累，朕每每思之，总是食不下咽，百思而不知从何收拾为好。”

石达开沉吟了片刻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二兄②大可不必忧虑，今内乱之后，国事百废待举，但人心则更是激奋图治，合朝内外，无不抱振兴天国大业之志，此乃天时人和所归，何愁国运不复蒸蒸日上。”

洪秀全的精神略有振作，他问：“开胞可有善策？”

① 丞相是太平天国职官之一。分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，各设正、义正、副、又副共二十四员，与历代丞相、宰辅职能不同，地位仅次于王侯一级。

② 按拜上帝会说法，耶稣是上帝的长子，洪秀全为上帝的次子。朝中一、二、三等王均称洪为二兄。

“请二兄恕达开直言启奏，”石达开说，“君主治国虽有百计千策，唯知人善用，用则不疑为环计之首。”

洪秀全不以为然地望了石达开一眼，说：“朕是问，为振天国大业。当从何处着手为善。”

石达开的脸上掠过一层阴影，他顿了一下，说：

“凡事都有轻重缓急之别，当前应以军事为首为重。就军事而言，又以固守武昌为燃眉之急。由于韦、秦作乱，战机多为贻误，尤其给湘军以喘息之机，致曾国藩得以集重兵以图谋武昌。曾妖一再叫嚷：‘论天下之大局，则武昌为必争之地，夺下武昌，一可扼金陵之上游，固荆襄之门户，一可通两广、四川之饷道。若武昌不得，则恐成割据之势，此忧之最也。’可见武昌战势之急之重。小弟拟遣殿右三十检点①陈玉成和殿右二十三检点李秀成率部奔援武昌，请二兄旨准。”

洪秀全沉默了片刻，突然问：“武昌守将是谁？”

石达开隐隐一怔，他知道天王是明知故问，但还是认真地答道：“是提督军务国宗韦志俊。”

洪秀全说：“开胞差也，韦昌辉封号既革，其弟岂能仍称国宗。”

石达开忙说：“启奏二兄……”

洪秀全抬抬手，没有让石达开说下去，他说：“尔所奏之事，容朕再思付一二，且回府安福去吧。”

石达开只得施礼告退，快快而去。

五

“哗”的一声，石达开将手上的几粒围棋子扔到棋盘上，身子向后一仰，靠到椅背上，懒懒地合上了双眼。和石达开弈棋的是丞相张遂谋。他今年二十九岁，这是个心路极广、多谋善断之人，是石达开的心腹。此时他将手上的棋子轻轻地放到棋盘上，也仰靠到椅背上，默默地注视着在“闭目养神”的石达开。

几名女官上前撤去棋盘，给二人沏好茶，又摆上了几碟水果。她们象是不愿惊动房间里的寂静似的，悄悄然，来去不发出一点响声，黑糊糊的窗外，传来了风穿竹林的“沙沙”声和蟋蟀求偶的“唧唧”声。

“殿下，”张遂谋从碟子里摘下了一粒葡萄，说，“连日来，你日见消瘦，面容憔悴，常此以往

……”

石达开睁开眼睛，说：“短短的几天，武昌竟发来了九道告急求援的文书。至于韦志俊，你是知道的，他不是个胆小多虑、无病呻吟的人，可见军情已成燃眉之势。奈何，增援武昌的计划却迟迟不见旨批。倘若武昌一丢，局势便不堪收拾，作为首辅……”他以一丝苦笑结束了他的感叹，欠起身，将手伸向水果碟子。

“殿下，还记得上次我们回天京的事吗？”张遂谋突然调转了话题。

张遂谋提的是两个多月前的事。即时，韦昌辉在天京城大肆屠杀天军将士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凡属异己，概杀不留。远在湖北洪山军营督师的石达开，得到天京变乱的消息，和丞相张遂谋日夜兼程赶回天京，想制止韦昌辉的滥杀。可是，当石达开亲临北王府面劝韦昌辉时，已经杀红了眼的韦昌辉，顿起邪念，又要杀害石达开。由于一个知情人的通风报信，石达开连夜缒城出京而幸免于难，但他留在天京的妻子儿女，却被韦昌辉斩尽杀绝。

所以，当张遂谋提起这件事时，一丝哀伤的神情，从石达开的一对少女似的大眼睛里流露了出来，一只苹果在他的手指间裂开了……

“殿下，”张遂谋负疚地说，“卑职不是有心触你的隐痛，我是想告诉殿下，那个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已经找到了。”

石达开“呵”了一声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是谁？”

张遂谋见石达开不惊不喜，有点纳闷，他也用很平常的语气答道：“一个曾在翼殿作过壁画的画士。”

“是她吗？”石达开有点心不在焉地问。

张遂谋微微一笑，拖长着声调说：“眼下，有人在打她的主意呢。”

“谁？”石达开的神色突然认真了起来。

“还会是谁。”张遂谋伸出两个手指比划了一下。

“可知道她本人的意思？”石达开关切地问。

“殿下欲成全这桩‘美事’？”张遂谋的眼里闪着狡黠的光。

石达开也向他投以诡诈的目光：“怎么，你想劝本千岁当仁不让吗？”

① 检点是太平天国职官之一。前期位在丞相之下，共三十六员。

张遂谋也不甘示弱，他说：“我担心殿下怕结怨于他啊！”

石达开没有答话，他起身走到窗前，凝视着庭院深处，几杆修竹在夜风中摇曳……

张遂谋也跑到窗前，说：“她可是一代才女呀，况且，殿下也曾倾心于她。”

石达开仍然一言不发，他沉浸在思索的静穆之中。

张遂谋接着说：“殿下，依卑职之见，待天王敕令一下，你……”

石达开说话了，但却岔开了话题，他问：“你是如何知道她是通风报信之人的？”

“卑职刚刚接到莫仕璞的尺牍。”

“他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”

张遂谋答道：“在我们回京的当天晚上，卑职就将她给我们的那封信交给了莫尚书，要他对罪犯人的笔供，从笔迹中……”

“你是怎么想起在犯人中寻找通风报信的人呢？”石达开饶有兴趣地问。

张遂谋不无得意地说：“通风者，系知情人也，知情者，乃北殿人也，北殿人者，皆阶下囚也。”

石达开赞许地点点头，正要说话，忽听大殿外传来了一声高亢的唱喏：

“诏旨到——”

石达开的心动了一下，心想：“天王夤夜降旨，定是为武昌之战事。”这样一想，他的精神也为一振，步履轻快地出了书房。

张遂谋没有离开翼王的书房，他知道，石达开接旨以后，和他必有一番商谈。

一阵冷风透过窗户，闯进了石达开富丽堂皇的书房，书案上的烛火忽明忽暗地跳动着。张遂谋急步上前，用手挡住扑向烛火的风，待烛火明亮了起来，他这才发现书案上放着一纸墨迹犹新的诗句：

“细水涓涓似泪流，日西惆怅小桥头。衰杨叶尽空枝在，犹被霜风吹不休。”

张遂谋暗暗吃了一惊，他不仅知道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小桥柳》，而且还看破了石达开抄录这首诗的含意，石达开的心已经飞进了刑部大牢——难怪他在闻听张遂谋谈及通风报信之人时，不惊不喜，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呢……

张遂谋自嘲地笑了笑，觉得刚才自己的一番谈话，真是班门弄斧了。

石达开回到书房时，和他去大殿接旨时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，他眉头紧锁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张遂

谋的心也因之一沉，他忙迎上前，轻唤了一声，

“殿下。”

石达开将诏旨递给了他，默默地坐到座椅里。

张遂谋打开诏旨一看，顿时呆若木鸡。

诏旨上写着：

“通军主将翼王石知之：朕准尔所奏请敕原韦、秦两府文武官员及在两府作画、修缮之工匠，即日开释，由天国吏部分遣以效天事。尔身为首辅，百事缠身，至苦至累，特令王长兄、次兄和蒙得恩佐理政。民事政事，无论巨细，都要商讨议定，再行合奏请旨。武昌战事亦然。钦此。”

“殿下，这不是……”

石达开一抬手止住了张遂谋，说：“请杨掌书拟谕，令三位佐政大臣于明日卯牌时分过府议事，谕令务必连夜发出。”

张遂谋应了声，说：“殿下，关于开释人员的分遣事宜，是否容卑职去吏部招呼一声，翼贼还没有掌内的女官呀。”

石达开端起茶盅，说：“那也不必如此匆匆。”

“殿下，你这里还在一步三摇，兴许那边已经敲开吏部的后门了。”

石达开默默地喝了几口茶，说：“好吧，看来此事不了，也难绝你‘喳喳’之声。只是，且待本千岁去刑部后再作定夺。”

“去刑部！”张遂谋愣了一下，便又会意过来，“殿下是去会她？”

“愚人岂有不拜不谢之理。”说着，石达开将茶盅放到茶几上，两手一撑座椅的扶手，站立了起来，“记住，给三位大员的谕令，务必连夜发出。”

“遵谕！”

六

风扑油灯，牢房突然暗了下来，巨大的烛火在瑟瑟颤抖。一双纤细的手，立即将烛火围了起来，牢房又昏昏黄黄地亮了起来。一张惨白的脸，仰向那高高的、装有铁栏杆的一洞窗口，只见一张刚织好的蜘蛛网，又被风扯破了，一只蜘蛛衔着一根看不见的丝，在空中荡悠悠，挣扎着冉冉上移……牢房里响起了一声如泣的叹息。

这是一间丈余见方的单人牢房，牢房里有床，有桌几、木凳，这是一间优待牢房。

柳善娘是上午从拥挤的大牢房移过来的，她自

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被移到这个房间来。此时，她坐在桌几前，凝视着忽明忽暗的一豆灯火，苦苦地思索着什么。二十多天的牢狱生活，几乎把她与世隔绝了。四天前，她被绑到刑场待斩，昏昏糊糊中，又被押回了牢监，其间的原因，她不知道。一直到如今，她连石达开回京辅政的事也还一无所知。但凭借着她的敏悟，她朦胧地感到，那笼罩在天京上空的乌云已经散去，浮现在人们脸上的，也一定不再是恐惧和忧虑的神色……她不愿再向下想了，她觉得自己象是一棵被沸水浸泡过的种子，将永远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沐浴，她的一对眼睛里水波晃动。

她今年十九岁，出生于丹青世家，父亲本是名望江南的一代画师。老人专以水墨作画，从不颜料染笔。不料却因此而祸从天降。那还是在她十二岁时，父亲的几个画友，由于妒嫉她父亲的名声与才气，向清西江总督衙门递交了一份联名折，说她父亲不用颜料作画，是不令青色生辉。青者，清也。西江总督陆建瀛接到密折，借寿辰之机，向她父亲索五彩画一幅，被拒绝。陆建瀛便以犯上罪将他父亲处死，并将其全家没籍官卖。小小年岁的柳善娘，由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一变而成为任人欺侮的奴婢。仇恨的种子，在血和泪的浇灌下，渐渐地在她横遭践踏的心田上抽芽了。当太平军攻克南京时，她领着太平军从地洞里搜出了陆建瀛。就是她，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女，在几十万人围观的刑场上，用头巾裹起陆建瀛血淋淋的头颅，以她的烈女之志，打动了临场监斩的石达开，让她提着人头，奔向她父亲的墓地，祭奠亡灵。当韦昌辉在天京滥杀无辜之时，她肝肠寸断，心痛欲裂。她几度要行刺韦昌辉，都因防范太严而无从下手。可是，到头来，她竟一变成了韦党余孽，这是她最感痛心疾首的。

夜深了，她无力地爬到床上，张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，出神地望着那一洞窗口上又出现的一张蜘蛛网……这时，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，一名女官来到了牢房，冲着柳善娘和气地说：

“请把衣服穿好，千岁在等着见你。”

她的心颤抖了一下，她知道石达开回京了，几天来一个又一个的谜，顿时解开了。石达开回京是她意想不到的，但却求之不得的。在她的眼里，石达开是唯一能振兴天国大业的英雄，是天国的希冀。她情不自禁地仰起脸，向窗口那张刚刚织成的蜘蛛网，投去了亲切的目光……她用手指梳理好蓬乱的头发，随着引路的女官出了牢房。夜风扑面，给她送来了沁入肺腑的菊花暗香和阵阵袭人的凉

意。

此时，石达开在刑部二堂来回地走着。他的心情似乎很不平静，他想象不出和柳善娘见面后的情景，因而担心今夜之举恐是一厢情愿。他对柳善娘是倾慕已久的，那还是两年前柳善娘在翼殿画壁画的时候，但在当时，按拜上帝会规定，只有朝中一、二等王才可以享受多王娘的特权，而他却是个三等王。一年后，这项规定有了更动，又因战事频繁而把这件事搁了下来。事隔两年，加上这期间他们又很少接触，如今是否依然心心相印，这就神卦难卜了。不过，他对今夜之行还是抱有信心的，因为两个月前她还救过他……这时，女官来向他禀报说柳善娘到了。他转向门的方向，只见柳善娘用手扶着门，提腿越过门坎，向他走了两步，撩衣屈膝下跪。

“犯女叩见翼王千岁殿下。”

石达开伸手示扶，“免。”

“谢千岁殿下。”柳善娘用手撑着膝盖，立起身来。

石达开吩咐赐座，待左右退出后，这才走到柳善娘的座位前，单膝下跪，说：

“达开谢画士救命之恩。”

柳善娘大吃一惊，她猛地站了起来，愣了一下，又“扑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说：“犯女戴罪在身，安敢受千岁如此大礼，请千岁快起。”

石达开却说：“若无画士相救，达开早已尸归大海了，救命之恩岂能不拜。再之，画士已获旨开释，无所谓‘戴罪在身’，请受达开一拜。”

“好，好，受拜，受拜，善娘受拜就是了，千岁快快请起吧。”柳善娘急得满脸彤红，手心出汗，伸手想扶石达开，觉得不便，刚刚缩回手，又觉得不安，一时间，她心慌手乱，窘态难以言状。

一场“风波”之后，二堂又静了下来，石达开将外面的变化作了简要的介绍，当然，他也让她知道了他回京辅政的事，只是他没有一丝炫耀之感。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？……

柳善娘却不知京城是戏中有戏，她高兴地说：“殿下受任于劫难之后，奉命于举废之际，善娘为天国有幸而不胜欢欣。”

石达开苦涩地一笑，说：“画士即将开释分遣，本千岁想……”

柳善娘见石达开出言不爽，心中顿生疑窦，她有点忐忑不安地说：“殿下请明言。”

“你可愿往翼殿为职？”

柳善娘脱口要说“善娘真是三生有幸”的话，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，心想：“要我去翼殿供职，何以吞吞吐吐的呢？再之，此事也无需深夜亲驾刑部呀？其中恐有微妙之处。”想到这里，她改口问道：“殿下，小女若不愿往翼殿，吏部当如何开遣呢？”

“画士十有八九，会被遣往王次兄的国宗衙为官。”

柳善娘已略悟其妙，她若有所思地频频点头，问道：“殿下怎知善娘十有八九会被遣往王次兄的国宗衙呢？”

石达开望了柳善娘一眼，顿了一下，说：

“此乃纯属臆度，仅此而已。”

柳善娘聪慧过人，她从石达开说话前的略一停顿之中，就断定他的“臆度”是措塞之词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与莫名的恐惧，猛地袭上了她的心头，她想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便用央求的口吻说：“请恕善娘冒犯，殿下是百万大军的统帅，号称电师，夙以明快著称，而今日谈话却一反常态，似有抑郁之情。看在善娘有幸致千岁脱险的份上，乞殿下明言。”

“善娘，请恕达开难于启口明言……”

“天啦！”善娘似乎已明白了一切，她发出一声哀叹：“真是‘园中草木春无数，只有黄杨厄闰年’呀……”

“善娘不必如此忧虑，”石达开咬了咬牙，说，“达开昼夜相扰，还有一番心言相诉。”

柳善娘张着一对泪汪汪的大眼，惊讶地望着石达开，她的胸脯急速地起伏着。石达开想说什么，柳善娘是知道的，这是她默默期待了两年的言语，可是，今天她却不敢倾听这一番心言了。她见石达开嘴唇启动，急忙唤道：

“殿下请慢言，请慢言……”她低下头，她的双肩在微微颤抖着。

石达开怔住了，他困惑地望着柳善娘，半晌才说：“善娘，达开可是一片……”

“别……千万别……殿下，”柳善娘仰起满是泪水的脸，声泪俱下地说，“善娘愿意听任吏部分遣。”

“善娘……”

柳善娘默默地向他下了一跪：

“殿下多保重，善娘回监去了。”

七

早晨，决定武昌命运的军机会议，在翼殿军

机房里开始了。

一夜之间，石达开象是生了一场大病，他脸色憔悴，神情黯然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沉稳、铮铮有力。他向三位佐政大臣晓以利害地介绍了天军各大战场的形势，尤其是对武昌的战略地位，更是说得详细而又明白易懂，最后，他说：

“曾国藩视武昌的得失为天下安危之锁钥，屯重兵于城下，清署湖北巡抚胡林翼，新近又募兵两万，增水师十营，兵临武昌。而武昌之天军却在孤军苦战，流血待援，形势万分危急，本千岁欲遣陈玉成、李秀成两部增援武昌，不知尔等意下如何？”

洪仁达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武昌守将韦志俊是韦昌辉的弟弟，他带那么多兵在外面鬼混，万一作乱怎得了，再添兵给他，谁敢担保不生生事端。”

洪仁发也应声附和，说：“韦志俊是叛妖之弟，理应革职查办才是。”

蒙得恩虽然对军事一窍不通，但从石达开的陈述里，也明白了武昌得失的利害。只是他怕得罪了洪氏兄弟，天王会不高兴。所以，他的意见也是对洪氏兄弟的曲意奉迎，不同意增援武昌。

石达开的心情本就不好，一听他们三个人的话，更是怒火中烧，禁不住拍案而起：“韦志俊虽是叛妖之弟，可他一没有参与作乱，二没有因家兄伏诛而生异心，眼下却在孤军奋战，尔等非但不赞同本千岁的增援计划，反而说三道四的，置天国安危之不顾，退而言之，尔等眼中有本千岁否？”

洪仁达的火气更大，他也拍案叫道：“石达开，你不要仗势欺人，你是王，老子还是天王的阿哥呢，我倒要问，你眼里有天王万岁没有？”

蒙得恩见状，忙说：“二位息怒，万万不可动气。翼王千岁是度军情，急而生躁，国宗大人则是虑国患，偶失检点。二位皆不要存乎于心，有失和气。”

洪仁达余怒未息，他冲着蒙得恩嚷道：“你不要刀切豆腐两面光，你能出来佐政还不是沾我和大哥的光，你倒好，在这里偷人卖起笑来了。”

“达弟，”洪仁发说话了：“你怎能如此数说恩兄呢？谈论政事，比不得田头闲聊，岂能任性。”说着，他转向石达开笑了笑，说，“翼王千岁殿下，武昌的事，让我们回去再商讨一下，国家大事是不能胡乱定夺的。”

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。三位佐政大臣走了，石达开却仍然留在军机房里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立在军

事地图前，忧心忡忡地注视着“武昌”城外圈的一支支黑色的箭头。一支支箭头边，都分别标有湘、楚军统兵将领的名字，如李孟群、彭玉麟、鲍超、肖捷三、曾国华等。望着这些名字，石达开真是百感交集，这些湘、楚军的名将，曾经都是他的手下败将，如今却又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了。当年，他只是主持西征军务的将领，今天，他是天国的首辅大臣，然而……

丞相张遂谋来到了军机房，他走到地图前，说道：“殿下，休息一会吧，你已很累了。”

石达开发出一声叹息：“为臣难啦！”

“殿下，自古道，两姑之间难为妇嘛，你上有万岁，下有佐政国宗……”张遂谋觉得自己言语有失，便岔开了话题，说，“殿下，善娘的事可有定夺？”

石达开苦笑一笑：“她情愿听任吏部分遣。”

张遂谋只得在一边劝道：“不去想她吧，殿下，卑职之所以一意成全殿下，一是念她是殿下的恩人，一是看她是个才女，既然……”

石达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遂谋出言差也，柳善娘是用心良苦呀，她唯恐洪老二结怨于我，这才……”

“那她就情愿跳火坑？”

“好了，”石达开说，“马上关照吏部，让她仍回绣锦衙。”

“殿下，洪老二是不会甘心的，再说，绣锦衙是在蒙得恩的管辖之内，如此处置，恐也难苟后患呀。”

“依你之见呢？”石达开似乎也失去了主张。

张遂谋答道：“依卑职之见，与其让她回绣锦衙，还不如让她留事刑部，莫尚书是不会亏待她的。”

“不可，不可呀！”石达开沉吟了一下，说，“莫士燮有忠心一颗，正气一股，是当今朝中少有之臣，不能让他因为我而招疑忌，你以后要少去刑部，日后翼殿与刑部当以疏为宜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明白，殿下。”

“你说，武昌方面怎么办？”石达开问。

张遂谋想了一会，用试探的口吻问：“殿下的意思呢？”

石达开说：“行文陈、李二部，命他们驰援武昌。”

“不妥。”张遂谋说，“恕卑职直言，天王让

他的长、次兄出来佐政，意在牵制殿下，你若独自发令，恐天王不乐呀。”

“你说呢？”石达开的太阳穴在“突突”直跳。

张遂谋答道：“佐政方面，蒙得恩只是一个陪衬，至于洪氏兄弟嘛，一个是招权纳贿，一个是贪污蠹法，殿下何不对症下药呢。”

石达开沉默了。看来，张遂谋的提议引起了他的重视。可是，思索间，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，笑声中还夹着一种忧愤与难以言状的哀音……

张遂谋被石达开突然爆发出的笑声弄得莫明其妙，当他发现石达开眼里噙着泪水时，他痛苦地垂下了头。

石达开敛住笑，说：“本千岁胸怀坦荡，做事从来是光明正大。再者，给二洪行贿，岂不貽笑后人。”

“那武昌怎么办？”

“万般无奈，本千岁只得先斩后奏了。”

“晚了，殿下，天王让二洪一蒙出任佐政大臣，诏旨已送达所有在外征战的将领，殿下的谕令不加盖他们的印章，那只是一纸空文。”

石达开仰首一声长叹：“前线军情似火，这里却在为掘井而争执不下，奈何！”

“殿下，卑职出一下策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殿下何不去找西王娘。”

“找洪宣娇！”石达开皱起了眉头，似有难言之隐苦。

张遂谋见石达开面有难色，以为他是怕招瓜田李下之嫌，便说：“此事不必顾虑，殿下堂堂而去，正正而回，有什么……”

石达开抬抬手，示意张遂谋不要再往下讲了，显然，为救武昌，他决定硬着头皮进一趟西王府了。

八

当张遂谋提到西王娘洪宣娇时，石达开皱起了眉头，似有难言之隐苦，其中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，石达开与洪宣娇之间还有一丝情怨。

洪宣娇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。金田起义前夕，洪秀全派人去广东花县将眷属接到广西来，洪宣娇也随行来到金田村。这期间，她对年少英俊的石达开渐渐产生了爱慕之心，谁知此事被韦昌辉觉察出

来了，他唯恐石达开成了“帝婿”，在权位上会超过他，于是，他便成了拆桥的有心人。他知道洪宣娇精武而不通文，于是，他一面吹起石达开“重文轻武”的冷风，一面将洪宣娇的隐衷透露给洪秀全，同时，他又周旋于卫天侯黄玉昆与石达开之间，将黄玉昆的女儿媒介给了石达开。这件事，石达开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当他得悉此事时，洪宣娇已被其兄许诺给西王萧朝贵为妻了，因此也再没有解释的必要了。但洪宣娇对石达开却始终耿耿于怀。

“真真难得一见啦！”洪宣娇不等石达开坐稳，便不无嘲讽地说，“该如何称呼呢？是七叔①，还是翼王千岁殿下。”

石达开向只比他小一岁的洪宣娇望了一眼，答道：“五兄生前与达开情同手足，王嫂请便。”

洪宣娇嘴一撇，流露出一丝轻慢的微笑，说：“七叔是无事不登门的人，今屈驾敝府，是谈兵还是议政啦？”

石达开没有很快答话，他端起茶盅，用盅盖拨着漂浮的茶叶，思索着：从洪宣娇一开始的谈吐来看，她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驰骋沙场、出没于枪林箭雨之中的洪宣娇了；几年深宫孤嫔的生活，已渐渐把一个性情刚烈、侠骨凛凛的巾帼英雄，变成了冷漠、孤傲的冰妇；说话也不象以前那样干净、泼辣，而是尖酸、刻薄……石达开的心一阵紧缩，在来西王府途中曾产生的一线希望，此时已经漂得无影无踪。但是，既已来了，总不能虚此一行，于是他硬着头皮答道：

“王嫂，达开此行是来求助的。”

“求助！”洪宣娇那清澈水灵、棕褐色的双眸，放射出一种深沉的敏锐的眼神。“原来七叔是来挖苦我的啊。身为天国首辅，堂堂须眉，怎么能上门欺人呢！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一个未亡人，一个失去了主心骨的弱妇吗？”

石达开急忙分辩说：“王嫂多心了，达开确实有求于王嫂的。”接着，他慢条斯理地叙述了来意，最后，又以十分恳切的语气说，“望王嫂能以天国大局为重，只要危城得以保住，达开我……”他突然咽着话，替以一声轻叹。

“说呀！”洪宣娇见石达开欲言又止，知道定是难于启口之言，多年来的隐怨，顿时化作一种强烈的奚落狂。她催促着，“说下去呀！”

石达开咬了咬牙，说：“只要危城得以转安，达开我愿给王嫂垫脚蹬鞋。”

洪宣娇的心颤抖了一下，周身的血液立时沸腾

了起来，她给石达开对天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地打动了，刚才那种由怨恨而化为奚落的欲望，此时又变成了羞愧的心情，她将负疚的目光投向石达开。可是，当石达开英俊的相貌映进了她的眼帘时，心里又泛起了一种隐隐的痛楚，报复的念头因之也油然而生。她冷冷一笑，说：“你真愿给我垫脚蹬鞋吗？”

“王嫂……”石达开的声音沙哑了，他的心仿佛被无数条小虫在啃嚼着，使他感到阵阵痛苦。

“你这样做，大概是为了保全你首辅的权位吧。”

石达开“呼”地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他说：“西王娘，你可真是神明啦。不错，我是在竭力保住这首辅的权位，我深信不疑，只有本千岁为首辅，天国大业方能振兴，天下百姓才能得享太平。为此，达开纵然终身给王嫂作垫脚之石也心甘情愿。只是，那个真的要将脚踏在我背上的人，不知是否有无地自容之感？”说着，他转身不辞而别。

一番话驳得洪宣娇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她知道自己失性失言了。怎么办呢？赔情吗？不可。西王娘和王姑的双重身份，使她本能地想到要维护它的尊严，可眼前这尴尬的局面又该如何收拾呢？她在心里暗暗发急……这时，她见石达开已走到大殿的门前，前腿已跨过高高的门槛，便连忙唤了一声：“七叔留步！”

石达开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地愣在那里。

“你给我回来！”

石达开略微顿了一下，那只留在门里的脚又提了起来……

近午时分，石达开回到翼王府。

在殿门外台阶上迎接他的张遂谋，见石达开的气色平常，既不见希冀之态，又无懊恼之色，心里稍稍感到一阵轻松。进了大殿，他便吩咐侍卫传膳。

“有酒吗？”石达开接过女官递给他的手巾，小声地问。

“一年前，宴请花旗国洋人②时还剩了几坛

① 按拜上帝会的说法，上帝为天父，耶稣为长子，洪秀全为次子，冯云山是第三子，杨秀清是第四子，萧朝贵是第五子，韦昌辉是第六子，石达开为第七子。故称为七叔。

② 这是对美国的俗称。因美国来华贸易之始，粤人称其国旗为花旗，故名。

酒。只是……”张遂谋皱了皱眉头，有点为难地说，“殿下，这要犯禁的呀。”

石达开拭过脸，将手巾扔到女官的手上，说：“大丈夫需忌谨小慎微，以至流于畏缩。”

膳间，张遂谋问道：“殿下，西王娘那边如何？”

一句话勾起了石达开的心思，他停盅在手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她把我好一番奚落，只是这力她还是会出的。”

张遂谋的眼里也闪过光彩来了：“既然如此，武昌有救了。”

“凡事皆不可轻断。”石达开凝视着盅里晃动的橘黄色的液体，若有所思地说，“西边如愿出力，能否凑效，尚不可知，我想……这样，你给玉成写封信，要他速速回京见我，我有机宜面授。信上注上一笔，要他不要进京，可栖身于城郊某处，使人将其栖身之地送来即可。”

张遂谋困惑地望着石达开，说：“殿下是不愿让人知道你召见陈检点的事？”

石达开心事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此事关系甚大，必需严守机密，切勿透出半点风声。”

张遂领会过来了，他说：“殿下是想……”

石达开不等他发问，便问道：“柳善娘的事，你去过吏部了吗？”

“去有何用。”张遂谋说，“人已遣毕，她还是被遣到了洪仁达的国宗衙门。”

石达开推开碗筷，从餐桌边站了起来，走到一个盘枝花架前，花架上置放着一盆盛开的墨菊。张遂谋走过去，低声地说：

“殿下，善娘明珠暗投，卑职也为之惋惜呀！”

石达开无限惆怅地说：“牛不饮水强按头尚且不可，更何况……”

张遂谋却不无抱怨地说：“殿下虽如此克己复礼，可有谁视你为仁者，殿下知道外人是在如何谈论此事吗？”

石达开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长舌者，自古有之，不去管它就是了。”

“殿下，人言可畏，切莫等闲视之呀。”

石达开似乎已经感觉于流言的份量，他怔怔地望着他的心腹谋士，问：“怎么说的？”

张遂谋迟疑了一下，答道：“人说殿下忘恩负义，为讨好洪仁达，竟将救命恩人推入火坑，借以固宠。”

“啊！”石达开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变成铁青色，一对眼睛象是两团燃烧的火球。半晌，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：“谁说的？”

张遂谋感叹地说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行出于众，人心非之。殿下位极人臣，稍一失慎，即召满城风雨。殿下，朝野业已风言窃窃，不消几日，秘闻即成街谈巷议。殿下，三人成虎呀！”

石达开没有说话，他转身出了餐厅，步履沉重地沿着长廊，向他的书房小院走去。

九

柳善娘仿佛是一片落叶，随着一阵秋风，飘落 to 富丽堂皇的国宗衙门。与她同时遭到福殿的十几名女官，都已经封官定位，唯独她既没有封官，又没有定位，她象是被疏漏或遗忘了似的。她的这种祸福莫测的迹象，引起了与她同来的女官们的注意，一有闲时，她们便聚首一隅，窃窃私语，频频议论。她们怜悯她，希望她不要招灾，她们妒嫉她，担心她官大于姐妹们。

柳善娘是心中有数的，她知道等着她的只是厄运。这一点，她和石达开在刑部相见时就清楚了。她愿意随风飘落是出于万般无奈，她很明白，她若拒绝来国宗衙门，无论她被分遣到哪个府、衙、阁、第，洪仁达都会因此而与石达开结怨，这将给石达开辅政增设重重关障。为了使石达开能放开手脚施展才能，她饮泪推开了她仰慕了几年的人，而来到了太平天国病态势力的圈子里。虽然每时每刻她都在等待着不幸，然而她的心是踏实的、轻松的。她觉得在这里可以不必委屈求全，也无须逆来顺受了一一洪仁达已没有理由会因为她的“任性”而迁怒于石达开。

傍晚时分，柳善娘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抄写着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，已经列入《颁行诏书》的三篇檄文。三篇檄文，她最为欣赏的是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这一篇。当她抄到“罄南山之竹筒，写不尽满地淫污，决东海之波涛，洗不尽弥天罪孽”时，她失声叫好；当抄到“三千粉黛，皆为羯狗所污，百万红颜，竟与骚狐同寝”时，她禁不住拍案称绝；下面几句，她更是一笔挥就：“官以贿得，刑以钱免，富儿当权，豪杰绝望……”

“好字！”苏衣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立在善娘的身后，此时竟拍手竖指，赞叹不已。

柳善娘正会神命笔，被苏衣点猛地一声喝采吓

了一跳，她停笔转身，一见是苏衣点，心里便产生了一丝厌恶之感。她早有所闻，知道苏衣点是个聪明能干，心术不正之人，是专给洪仁达出歪点子的。她勉强一笑，弯腰施礼，说：“给协理大人请安。”

“不必多礼了，”苏衣点笑容可掬地说：“适才冒然出声，惊吓画士了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善娘说着，忙拂椅让坐。

苏衣点是个粗通文墨之人，他拿起柳善娘抄写的徽文，仔细地看了看，不无卖弄地说：“徽文仅千余言，画士竟能用三真六草而书之，且又字字有力，直体工整清丽，隶书苍劲雄浑，尤为甚者是仿宋徽宗的‘瘦金体’，字体修长，纤秀秀美，坚硬挺拔，真有以假乱真之妙，还有这篆、行、草诸体，更是……”

柳善娘委实懒得听他如此唠叨下去了，她不等他讲完，便沏了盅茶递了上去：“请协理上座用茶。”

苏衣点只得接过茶盅，姗姗入座。他一边吹着浮着的茶叶，一边偷眼打量着正在默默收拾笔墨纸什的柳善娘。

柳善娘一身太平天国女官的装束：身穿一件淡黄色的丝绸长衫，头裹大红丝巾，微风吹拂，长衫贴体，显出她极其苗条的身段。她中等身材，白净的肤色，乌黑的青丝，一对水波晃动的眼里，藏着安静又深不可测的神情，尤其是她的眉宇间蕴蓄着的焦灼和悲伤气色里，还隐隐流露出一种夺人的魅力……

苏衣点的心隐隐一动，心想：“想不到她竟出落得如此秀美！……”

“协理大人这几日很忙吧！”柳善娘很害怕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，便开口说话了。她的脸没有转向苏衣点，可是无意之中，却给一对邪恶的目光投去了一个迷人的侧影。

“啊……什么？忙！……是很忙。”苏衣点神情慌乱，答话也语无伦次。

柳善娘一听苏衣点的语气，一种无名的恐惧立时袭上了她的心头，她向窗外张望着，渴望能看到姐妹们的身影。可是，窗外的庭院里却杳无人声，只有团团暮霭在徐徐弥漫……她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天黑了，协理请稍坐片刻，我去取点蜡烛来。”说着，她抽身要走。苏衣点一见，立即明白了她的用意，同时，他也仿佛从梦中惊醒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差点因色迷性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

“请画士留步。”他又平静了下来。

柳善娘只得停步，转身，略施小礼说：“协理请吩咐。”

苏衣点将茶盅放到茶几上，拖着长音调问道：“画士可知道，几天前刑场不死是何人相救的吗？”

“是天父皇上帝的恩赐。”

苏衣点冷冷一笑，又问：“画士可知道，天王诏敕是何人奏请？”

柳善娘答道：“善娘蒙赦，是朝政清明所致。”

“那么，”苏衣点仍然不动声色，接着问道：“画士可知道如何来国宗衙门吗？”

一提来国宗衙门，柳善娘就觉得心里隐隐作痛，她抿了抿嘴唇，说：“此乃落叶随风。”

“妙，答得妙呀！”苏衣点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协理只得打开天窗了。画士之所以刑场不死，囹圄获释，皆国宗洪大人所为，也是天父皇上帝造化于画士，致画士被国宗大人看中于奉诏佐理天事及内助内贤之际，可谓机遇乃成事获福之门也。”

厄运终于降临了，柳善娘显得不慌不乱，她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冰霜。但她还是抱有一线希望，她希望这不是洪仁达的本意，于是她问：“请问苏协理，这是国宗大人要你来的吗？”

“他正在后堂等候佳音。”

最后一线希望象泡泡一样地消失了，她答道：“烦请协理转告国宗大人，就说小女有誓在身，天下一日不太平，善娘白发不嫁。”

“若遇强娶呢？”

“万死不从。”

苏衣点冷冷一笑，此时，他反而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。原来，他也早为柳善娘的姿色与气度所倾倒，今天小作一试，这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欲望，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，因为担心柳善娘点头之间即变成国宗夫人，便沉下心来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，他见柳善娘抗婚的心地如铁石般的坚定，一种由失意的懊恼和切齿般的妒嫉相撞击出的火花，点燃了他报复泄恨的邪火。他恨不得立即扑向柳善娘，用双手撕开她的胸脯，掏出她血淋淋的心，一口生吞下去……

“可怜叶尽空枝在，犹被霜风吹不休。”

十

石达开的判断没有错，西王娘洪宣娇见他快快